

中 國 文 學 精 華

注 音

文 叔 永 陽 歐

本 選 生 漢 編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發行

中國文學精華

音注歐陽永叔文（全一冊）

◎

實價國幣一角八分

（郵運匯費另加）



輯注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理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中華書局印刷所
上海 澳門 路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注音

歐陽永叔文

摘要

傳稱公博極羣書，得昌黎遺稿，苦心探索，遂以文章冠天下。今讀公之文，解釋老述周孔，澤於道德詩書，其旨合矣。至其行文，則以沖淡夷猶風神宕逸爲勝，似又非沾沾取法於韓也。儲同人先生之評公文曰：「若化若遷，油然而生，勃然而長，沃然而茂，卓然而立，夫是之謂自得。」得之矣。

小傳

先生名修，宋廬陵人，觀子，字永叔，自號醉翁。舉進士甲科，慶曆初召知諫院，改右正言，知制誥，時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修上疏極諫，出知滁州，徙揚州、潁州，還爲翰林學士，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嘉祐間拜參知政事，與韓琦同

心輔政，熙寧初與王安石不合，以太子少師致仕。晚號六一居士。謂集古錄一千卷，書一萬卷，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鶴一雙也。卒謚文忠。有新唐書、新五代史、毛詩本義、集古錄、歸田錄、洛陽牡丹記、文忠集、試筆居士集、六一詩話、六一詞。

注音

歐陽永叔文

目 次

本論中	一
朋黨論	五
秋聲賦	八
唐書藝文志序	一〇
五代史伶官傳序	一二
五代史一行傳序	一三
五代史宦者傳序	一五
蘇氏文集序	一七
釋惟儼文集序	一九
祭賚政范文公文	五〇
祭尹師魯文	五一

祭石曼卿文	五二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八三
祭蘇子美文	五三	石曼卿墓表	八六
祭梅聖俞文	五四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八九
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		瀧岡阡表	九一
銘	五五	五代史職方考序	九五
胡先生墓表	六三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九九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六五	峴山亭記	一〇二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六八	豐樂亭記	一〇四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七二	王彥章畫像記	一〇六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七四		
尹師魯墓誌銘	七七		
梅聖俞墓誌銘	八〇		

注音

歐陽文叔文

曾濂生先生選本

本論中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

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

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流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

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徵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絃匏匏通匏匏音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搜音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

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乎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閒，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繇而入者，謂有此具也。

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閒而出，千有餘歲之閒，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

有一不惑者，方艷弗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蘇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

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核，我執戟，勇冠固，玩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音然柔懦，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佛至中國】漢明帝永平八年，遣使至天竺，求佛法，得其書及沙門以來。

【匏】八音之一。笙十三簧，竽三十六簧，皆列管匏內，施

賓管端。

【俎豆】禮器。

【蒐狩】蒐，春獵。狩，冬獵。蒐者，聚人衆也。春，固守也。

【鄉射禮】鄉飲酒者，以時會聚飲酒之禮。因飲

酒而射，謂之鄉射。

【庠序】周曰庠，殷曰序，俱學校名。

【巍然】盛氣色也。

【董生】名仲舒。廣川人，爲漢醇儒。

【荷】以肩

承之也。

【戟】古兵器。其制與戈略同。

【壯佼】壯碩大俊，美好。（禮月令）仲夏，養壯佼。

朋黨論

宋仁宗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並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王拱辰、章得象等不悅，謀傾陷之。杜、富等

不安，相繼去國。小人創朋黨之說，欲盡去善類。修乃上此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

眞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音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

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

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共工驩兜】共工、驩兜、三苗、鯀四人爲四凶。（書舜典）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八元】

伯裔、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八愷】蒼舒、匱歎、皆厥人，臨、彭降、庭堅、仲容、叔淳。舜舉八愷，使主后土，揆百事，舉八元，使

布五教，【臯】臯陶爲士。【夔】后夔典樂。【稷】棄爲后稷。教稼穡。【契】契爲司徒。敷五教。

十二牧，共二十二人。【紂有臣億萬四句】見《晉書》。【漢獻帝】名協，靈帝中子。【盡取天下名士二句】漢

之黨人，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府之稱。及陳蕃、竇武爲曹節所殺，宦者復殺李膺等百餘人，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均指爲黨人，

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按此爲靈帝建寧二年事，文作獻帝誤。【黃巾賊】鉅鹿張角，多妖術，遣弟子遊四方，聚衆數十萬，皆著

黃巾爲識。按此爲靈帝中平元年事。【盡解黨人句】中平元年，帝因黃巾賊起，召羣臣會議。皇甫嵩、呂岱均以爲宜解黨禁，帝從

之。【漸起朋黨之論】父宗時，李德裕、牛僧孺各有名，互相排擣，時謂牛李黨。

【盡殺朝士】昭宣帝天祐二年，朱全忠聚裴樞、獨孤損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時李振以屢舉進士不第，

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濁流。全忠從之。此云昭宗誤。

秋聲賦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
塞^普忽奔騰而砰^普涆^切，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鏗^普鏗^普鏘^普鏘^普鏘^普，金
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余謂童子，此何聲
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
悲夫！此秋聲也，胡爲而來哉？」

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烟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列^普砭^普；
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緣縛^辱而爭
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
之餘烈。

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旣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

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於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乎渥然丹者爲槁木，黟然黑者爲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音賊亦何恨乎秋聲？

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資悉，唧如助余之歎息！

【浙瀝】雨聲。（李羣玉詩）松風瀝寒雨，浙瀝醒餘聲。

【蕭颯】風聲。（杜甫詩）蕭颯灑秋色。

【砰湃】波浪聲。

【鏗鏘】

金鐵相戛擊之聲。

【銜枚】枚狀如箸，橫銜口中，粗繫於枚之兩頭，結之項，則軍行不能偶語。

【明河】天河。

【烟

霏】氣甚貌。

【砭】刺入也。

【縛】采色也。

【葱龍】青色采也。（李頤詩）松篁氣葱龍。

【夷則】七月律名。（月令）

秋之月，律中夷則。

【渥丹】紅潤也。（詩）顏如渥丹。

【黟貌】

【星星】斑白也。

【唧唧】衆聲。

唐書藝文志序

唐書有二：新唐書修所撰也；舊唐書石晉劉昫所撰也。此則新唐書藝文志之序也。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

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紳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

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

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
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闊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李晉言俗說猥音萎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章句】分其章節句讀。【傳注箋解義疏】傳者，傳授師說而發明也。注，以傳釋經也。箋，古人記其事，以竹編次爲之。又鄭康成衍毛傳之未盡者曰箋。解，猶釋也。音釋明其義，疏通其義。

【三皇】天皇、地皇、人皇。

【五帝】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暨】及也。

【田駢】齊人。

【慎到】韓大夫。

【列】列子。

【莊】莊子。

【王迹句】熄滅也。周平東遷，號令不行，風化之迹滅而下。

無詩。

【離騷】楚屈原作。

【六藝】易、書、禮、樂、春秋。

【九種】（漢書藝文志序）六藝爲九種。

【七略】書篇名。劉歆總纂書爲七略。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伎略。

【開元】唐玄宗年號。

【俚言】鄙俗之言也。

【猥】助辭，有乃字之意。